



# 瓦片

□张儒学

瓦是泥土做的，不管过去多少年，依然散发着人间烟火的味道。

那是我刚去城里打工时，没有房子，只得租了一间小屋住。有次回乡下老家，二叔拉着我的手亲切地说：“大娃，你得努力工作，多挣钱，好在县城买房子，不然你打拼这么多年，连一块瓦片都没有。”我知道，二叔说的瓦片是指房子。在人们眼中，有了瓦就有了房子，有了房子就有了根，我才能在县城待下去。

听二叔这么一说，我似乎明白了瓦片的含义和分量。不管在城市或乡村，房顶上的片片青瓦，那些泥土做的瓦片看似不言不语，却以一种沉静而坚韧的姿态，见证了无数个日升月落，守望过多少春秋，留下了多少岁月的痕迹。

二叔是瓦匠，手艺不错，去过云南、贵州做瓦工，也走村串户给村民们做瓦烧窑。可二叔虽然每天奔忙于村民家中做瓦工，别人家修起了高大瓦房，他家却仍是几间土墙房。可二叔似乎不在乎这

些，觉得日子还算过得有滋有味。

那天，二叔因家庭琐事和二娘吵嘴。二娘说：“你看别人，出去打工都挣钱了，你还干着这个破瓦匠活有啥用？”似乎这句话刺激到了二叔的尊严，他气得一时说不出话，一把拉着二娘到屋后坡上，指着村里那一幢幢新修的瓦房，大声说：“你看那些房子，哪家不是我做的瓦？”二娘不依不饶：“你能干，你怎么不把我们家那土墙房修成大瓦房呢？”这下二叔真被气急了，一整天都没有回家，坐在小山坡上看着那些房子上的瓦……

后来，二叔决定不再去帮工了，而是自己当老板做瓦来卖。说干就干，他请人帮忙打了瓦窑，自己做瓦自己烧窑。没几年，二叔挣钱了，家里也修起了几间漂亮的大房子，尤其是房上的那些瓦，远远便能瞧出个精气神来。

没事时，二叔总坐在院坝里看他房子上的瓦，觉得这高高的大大的砖瓦房，就是与别人家不一样。每当晨曦初露或

夕阳西下，他会觉得房子上的瓦更好看，像一件件艺术品，在阳光或月光下，闪烁着美丽的光芒。

多年后，我在县城买了房子。那天，二叔进城来我家，他站在阳台上向外望去，看见对面那几幢楼上的瓦。他看了好一阵，有些纳闷地问：“你看那些瓦，怎么是红色的？没用窑烧就盖在房子上？”我说那是琉璃瓦，不需柴火烧制。二叔叹口气，说：“哎，要是这些房子盖了我做的泥瓦，肯定比这更好看。”

去年，二娘去外地带外孙，二叔说什么也不愿回去，依然一个人住在乡下那瓦房里。那个周末，我回到老家去看二叔。二叔虽已年过七旬，但身体还好。晚饭后，我和二叔在院坝里喝茶聊天。我问他：“二娘去女儿家了，你怎么不去？”二叔说：“我得守着这几间老房子，因为这房子上盖着我亲手做的瓦。”我明白二叔的意思，抬头看看房子上的那些瓦。在明亮的月光映照下，那些瓦片像被露水滋润过的宝石，晶莹剔透，散发着岁月的光泽，温暖而柔和，宁静而淡然……

（作者系重庆市大足区作协副主席）

# 枇杷黄了

□赖扬明

润喉咙。”咬破薄如蝉翼的果皮，汁水便迸溅出来，酸里裹着甜，甜中带着酸，且夹杂着草木清香，唇齿间残留的味道，便是我们向往的人间至味。

关于枇杷的历历往事和悠悠情怀，成为我们成长中不可或缺的部分。记得老屋门前那棵老枇杷树，树干粗得要两个孩子手拉手才能抱住，树皮皴裂如爷爷的手掌，沟壑里积着岁月的烟尘。清明过后，枇杷花就谢了，米粒大的幼果探出头来，起初青得发涩，像未褪稚气的孩童。奶奶总说：“别急，等麦浪漫过田埂，它们就该甜了。”于是我天天趴在门槛上，看远处的麦田由青转黄，听江面上货船的汽笛声越来越响，盼着那抹金黄能早点爬上枝头。

清晨去摘枇杷，露水还凝在叶尖。踮脚摘下一颗，指尖触到绒毛般的果皮，轻轻一捏，薄皮就裂开了，露出晶莹的果肉，像琥珀里裹着蜜。放进嘴里，酸甜的汁水忽地漫开，连牙缝里都浸着果香。爷爷总爱

把枇杷放在竹筛里，拿到江边去洗。江水清冽，映着树影和蓝天，他弯腰的样子，像在打捞水里的星星。洗好的枇杷盛在白瓷盘里，水汽氤氲中，那抹金黄愈发透亮，仿佛把整个夏天的阳光都收在了里面。

傍晚坐在树下乘凉，看夕阳把江面染成橙红色，渔船缓缓归来，摇橹声惊起几只水鸟。枇杷树的影子投在地上，像一幅泼墨画。晚风拂过，叶子沙沙作响，偶尔有一颗熟透的果子坠落，“扑通”一声掉进草丛里，惊起几只蟋蟀。这时候就会想起童年的夏天，躺在凉席上啃枇杷，听爷爷讲巫山的老故事，远处的长江水悠悠流淌，仿佛永远不会有尽头。

暮色漫上来时，远处的炊烟与果香缠绵。我品着一颗枇杷，看星光在河面碎成金箔，忽然懂得，所谓人间至味，不过是季节递来的一颗果子，带着阳光的温度，带着草木的深情，在唇齿间留下一抹清甜，在记忆里酿成一坛光阴。

在长江三峡之巫峡，五月的阳光里，不仅有枇杷娓娓道来的深情叙述，而且还有浓郁的家之问候。

这问候，像极了枇杷，金黄，甜美，令人痴醉。

（作者系重庆散文学会会员）

# 牟支书的直播间

□钟灵

拍。不要随便拍，不然买回去就是些草草，没啥用处。”对这些可遇不可求的高山草药，直播间里很快就销售一空。

一位老人带来些鸡蛋和鸭蛋，牟方成飞快地制定出销售方案：14个鸡蛋加6个鸭蛋为1单，价格38元。他话音刚落，购物车里已经秒光。

对一位乡亲带来的黄豆，牟方成的介绍就多了：“这是我们老百姓自己种的高山老品种的黄豆。黄豆不上肥料，不打农药，连农家肥也不上。因为上了肥，就不结黄豆，只长茭子（藤蔓）。”表现出他对农业种植知识的熟悉。一位网友发问：“你们的黄豆能生豆芽不？”牟方成的回答十分妥帖：“黄豆生不生豆芽，所有的因素不一定在黄豆本身，而与温度等有关。”的确是这样，我自己就用豆芽机生过豆芽，生豆芽的全程都必须每天换一次清水，温度要根据冬季或夏季等不同季节而设定，保持恒温，否则，就生不出理想的豆芽。我对牟支书的回答暗暗佩服。

一包包笋干、一篮篮鸡蛋、一块块腊肉、一把把嫩汪汪的蒜薹……务过农、当过兵、经过商的牟方成熟练运用农业、商业、社会和生活知识，面对直播镜头，他的销售过程实在、明白、稳重、流畅，没有任何注水。他的身边换了一位又一位乡亲，乡亲们带来的农产品不拘一格，但都是土香土味、散发着泥土的醇厚与热情。

这场直播，一直开到中午1点，牟方成只在中途喝了一次水。直播间里有位助手大姐打呵欠，被网友看到。而牟方成一直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，从头到尾，笑容满面，不急不躁，对任何问题都认真解答，没有一丝敷衍。

在直播结束后，牟方成将和乡亲们投入紧张的整理货品、打包、搬运装车等劳动，直至深夜。第二天，这些绿色山货将跟随车轮飞身下山，奔向四面八方。

偏远的乡村因为网络的链接，与外界有了亲密联系。这让乡亲们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常，有了迅速变现的收获。尽管山高路远与年迈体衰，也终于可以抵挡那些山货蔬菜枯萎的周期了。山村的深远博大和高海拔，转化为特殊的身份证，成为人们向往的地方。

这些，正是牟方成毅然告别商海、选择回家乡担任村支书，每天忙于村中大量琐事之外的所思所想。让乡亲们的农副产品走出大山，让山中岁月与时代同频共振——为情怀，有着朴素的注脚；信念，让行动格外果敢。这是一位赤子对山乡母亲的回报，是叶子对根的深情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）



## 纸上人生(组诗)

□刘冲

### 坐在屋中写诗

任凭翻江倒海  
上天入地  
纸上得来终觉虚  
怅然搁笔  
仍囿于十多平方米

任由纵横驰骋  
呼风唤雨  
意念除了自我慰藉  
无力改变  
一朵花的枯萎

可以幻想黄金屋  
拥抱颜如玉  
该缴房租水电费哪  
令人沮丧  
精心浇灌的诗行长不出粮食

喧嚣的尘世  
最无奈又最省心的选择  
坐在屋中写诗  
身受煎熬  
神游太极

### 河

深夜静坐  
面前铺开的已不是一张纸  
一条河开始涌动  
起起伏伏  
平静不了的是潮汐

从哪里发源  
又将流向哪里  
只记得流过家乡的那条河  
与那片树叶状的坝子  
亲密相依

躬耕的亲人  
不辞辛劳地浇灌土地  
河水便顺着茎叶  
流进粮食蔬菜  
然后流进我的血液里

纸上的水涌动起来  
膨胀着我的身体  
悬于笔尖的那一滴  
却迟迟不敢落下  
怕整条河流会漫出河堤

### 没那么重要

真没那么重要  
写不写这一首诗  
地球的重量没有丝毫增减  
不会改变自转公转轨迹  
夜色照常加深  
一扇扇窗依次关闭  
所谓的痛不欲生  
无法抑制的欢天喜地  
只不过是自我挣扎  
或内心洗礼  
感觉地动山摇  
实则平安无事  
就像现在我辗转难眠  
周围早已鼾声四起  
（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）

